

长安三万里

追光十年之作

7月8日 全国上映

《长安三万里》明月照古今版海报。

7月8日,由追光动画制作的3D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正式上映。该片以盛唐时期边塞诗人高适的视角回顾了他与“诗仙”李白以诗相交的“神仙友谊”,并以性格迥异的二人在追逐人生理想时的不同选择与际遇,展现出有唐一代的风流蕴藉与雍容倜傥。168分钟的超长体量将盛唐的恢宏气象囊括其中,无论是对唐代风物的勾画描摹,还是对诗人道路的按迹循踪,以及对经典唐诗的情境还原,该剧皆可圈可点,不失为近年来历史题材动画中的佳作。某种意义上,《长安三万里》可谓是一场关于大唐的诗意归途。

才华 天生我材必有用

本剧历史还原度颇高,将熟悉又陌生的唐代诗人以新颖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。高适为将门之后,家道中落但勤学上进,成年后枪法过人,志在上阵杀敌,光复渤海高氏的赫赫威名;李白出身商贾之家,豪爽任侠,才华天纵,试图通过干谒诸侯,成就丰功伟业。二人同怀凌云志,偶然相识,而后结伴直趋长安,欲叩天子门、成不世功。

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,他们各有各的梦魇和障碍。高适不仅有阅读障碍,还言讷口吃,处处显示出一个“拙”字;李白因是商人子,没有科考资格,只能寄望于达官贵人的荐举。他傲岸自信,认为自己的才华可抵“一万个相识”“一亿年的情谊”,不承想也被拒豪贵宅门外,铩羽暴鳞、翻越不得。

在那讲究门第的时代,让人不由长叹:“天地间捷径,岂是为寒门所开?”剧中还虚构了一个奇女子——裴十二,纵是出身名门且尽得裴氏剑法,却也受困于时代藩篱,因身为女子,而不能施展才华。

然而盛唐之所以成为盛唐,正因为它自有一番雍容自信的气度。裴十二虽只能被包裹在男装内,但被默许踏出闺阁、四处游赏;高适虽不符合玉真公主的审美而未被举荐,但可退耕梁园,韬光养晦,静待时机;李白更是未失信心,他云游天下,勃然奋励:“天下事无所不难,要做就做最难之事!”

在影片所展现的大唐群星中,王维性格清冷,但娴于音律,为岐王所重,以一曲《郁轮袍》得公主青眼相加;少年时代的杜甫称自己不通琴棋书画,只有写诗这一项大唐人人都会的、并不值得夸耀的爱好,这神来之句不枉编剧被观众调侃为“凡尔赛本赛”;考中进士的常建跃马长安道,曲江宴上风光无两;还有“饮者留其名”的贺知章、张旭等人,他们伴随着如散花飘雪般的胡姬与胡舞,各得风流。纵使行路难,但人生多歧路,落笔更出彩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： 大唐之诗意归途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薇



《长安三万里》海报。



《长安三万里》高适版海报。

友谊 莫愁前路无知己

故事的主线是“世间人”高适与“谪仙人”李白的一生友谊。李白的举步生风、浪漫不羁与高适的捐华务实、朴拙憨直形成鲜明对比。

李白无疑是轻财重义的代表。他与高适不打不相识,情急中将其误认为盗贼。李白拼命追讨的并不是钱财等身外物,而是好友吴指南的遗骨。李白不辞辛劳为吴指南迁葬,更许其遗骨要与天下名楼相伴,他哀恸的是好友似大鹏不曾展翅便夭折他乡。

影片也让观众管窥了大唐诗人的朋友圈。李白绝对算得上“大唐好朋友”:他在王昌龄被贬谪后写下情真意切的“我寄愁心与明月,随风直到夜郎西”(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);在接受县令汪伦的盛情款待后留下千古名句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(《赠汪伦》)。剧中李白方在长安落脚,自觉混得不错,便给高适写信:赶紧来长安,我罩着你,速速

速!虽然,当高适快马加鞭赶来时,醉醺醺的李白对自己的信已毫无印象了,就如当年高适如期赶赴李白亲许的扬州之约、李白已在放浪不羁中将邀约之事抛诸脑后一样。高适包容了李白的不拘小节与任性天真,也在李白的身上领略了盛唐的气度。

李白同样欣赏高适。他在高适落魄无着的时候鼓励他:“高三十五,你心中的一团锦绣,终有脱口而出的一日!”并说《侠客行》中的“银鞍照白马,飒沓如流星”就是照高适的样子写的。后来,当李白选择到齐州受道篆,他请求高适和杜甫两位挚友相陪,以完成漫长而艰险的仪式。

切磋相扑的桥段贯穿了两人相识相知的始终。李白教、高适悟:相扑获胜的要义是以虚御实,声东击西,全看变化。高适后来建功封侯,最戏剧性的一幕,是以严谨耿直闻名的高适从相扑之术中悟到了兵不厌诈,成功解了长安之围。性格迥异的两人一直相互影响,相互成就。

理想 大鹏一日同风起

《长安三万里》说到底文人才子追求理想的故事。在这个过程中,有挫折、牺牲和屈辱,也有坚守、骄傲与荣光。不善言辞的高适在豪门宴会上龙骧虎步,展现他那御敌冲杀的高家枪法,然而这种卖力的表演并不能“讨妇人欢喜”,便也得不到荐举。李白因是商人之子而仕途受挫,对是否通过入赘高门来改变出身犹豫不决。“风流天下闻”的孟浩然是李白仰慕的前辈,孟夫子随长江飘然远去的船上竖起一个“当”字,算是肯定了李白的人赘之路。而一路陪伴李白前来的高适,留下一个“否”字心痛诀别。高适惜的是李白以大鹏自况,却久不得志,痛的是一个潇洒不羁之人,只能通过时人所不齿的方式改变门第出身的无奈。

长安是功成名遂的代名词,是诗人的理想之地,而黄鹤楼是人生的重要驿站之一。当年黄鹤楼的诗板上,让李白折服的,是崔颢的才华;而让他愤懑弃笔的,是源自门第悬殊的冷眼。安史之乱后,海纳百川的浪漫诗国危机四伏,边塞,“战士军前半死生,美人帐下犹歌舞”;长安,歌舞盛宴中宝象莲花毁于兵燹;而黄鹤楼,见证了李白的志得意满与痛苦徘徊,也见证了大唐的盛衰荣辱。

诗在,黄鹤楼就在,大唐盛世就在。如果说有所谓的“盛世”,那是因为即便身处逆境、依然不改匡扶社稷的拳拳之心;因为有那同风而起的大鹏,怀着飞必冲天的凌云之志,敢为世上最难为之事。■